

# 婆娑之洋·逢魔之島： 佐藤春夫 與日語文學

| 在臺灣，  
遇見佐藤春夫

| Haruo Satō  
in Taiwan

## Island of the Southern: Haruo Satō and Japanese Literature

Text by 張文薰 (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)  
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

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是一項指標，區分文史愛好者與臺灣學術研究者的指標。在當代，知道賴和、西川滿、太宰治、村上春樹的是文史愛好者，但知道佐藤春夫這個名姓，就代表跟臺灣文史的教學研究學術工作有些關聯了。



《女誠扇綺譚》再版封面，封面設計採用小說中提及的「臺灣府古圖（清朝康熙年間的臺灣圖簡略版）」（河野龍也藏）。

我是在 1998 年東京大學的教室裡，才接觸佐藤春夫的。授課教師是前來兼課的河原功教授，出國前我就已經知道他是楊逵專家；爲了留學計畫，我讀過 90 年代中流傳的臺灣文學史綱、文學史論、社會運動史，遠景的作品選集、前衛的作家集，然而，在混合了大學生與研究生、日本人與留學生的課堂裡，似乎只有我不認識這位姓名都有點太大眾的作家。

4 月開學，5 月中就要交第一份作業，那份篇名且譯爲〈我有讀「女誠扇綺譚」〉的手寫報告，一週以後發回，從題目就是大大圈起的紅字——「文法錯誤」。小說以漢字、片假名、臺灣話的混合開場，空屋裡補破網的祖孫被稱爲「土人」，形容安平街邊如「貧民窟」，荒廢之美、異國情調，佐藤春夫寫的明明是我熟悉的臺灣，但小說語言與內容對我而言一樣陌生，無法進入文本世界的焦慮交雜著一股憤怒：我們才不是這樣！

那麼，我們應該是怎樣呢？「我們」是誰？誰有資格寫臺灣？用什麼語言文字來寫才算「臺灣文學」呢？事項說明、時空考察、作者現身、文體結構、前言後記、語言混雜、在地性、主體性、他者、殖民心態、帝國主義。後來才發現，幾乎所有分析臺灣文學的基本工夫，都以河原功教授課堂爲起點，透過佐藤春夫的足跡與創作，一一展現。

如何談佐藤春夫更是一項指標。河原功的背後是日本國文學的訓練與霧社事件歷史，臺灣的日文系有承接蜂矢宣朗的邱若山，日本中文學門出身的東京大學藤井省三從異國情調談出戰敗的衰亡，天理大學的下村作次郎則重視地緣與作者的心理活動。多才的藝術家心靈折射出大千世界的姿采，讀者從文字組成的空間中還原自己眼中的真實樣貌。文學作品的享受原來自由無羈，研究者埋首於文獻理論後，搭出一道又一道通往知性真理的繩梯，使讀者不致因爲私我好惡的無限膨脹，而跌落妄想的深淵。

「百年之遇——佐藤春夫 1920 臺灣旅行文學展」的策展人河野龍也（日本實踐女子大學文藝資料研究所所長）與我，正是河原功課堂中的同學。當時我們分屬於日本國文學與中國文學專攻，從佐藤春夫身上，發現匯流至臺灣文學的豐饒可能性。河野龍也長年從實地調查與文獻分析所建構的觀點，正是一道連接佐藤春夫文學與臺灣的必經繩梯，緣梯行。

本次展品內容與觀點規劃，實建立在始自 1970 年代之日本殖民研究的深厚地層，更乘著 1990 年代起飛的臺灣主體意識的翅膀，至佐藤春夫來臺百年之際的今日，終於在追求歷史真實與臺灣意象的國立臺灣文學館上，面向所有深愛臺灣的心靈，斂羽生姿。